

輿地廣記

(上 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宋元地理志叢刊

(宋)歐陽忞撰

李勇先 王小紅校注



輿地廣記

(上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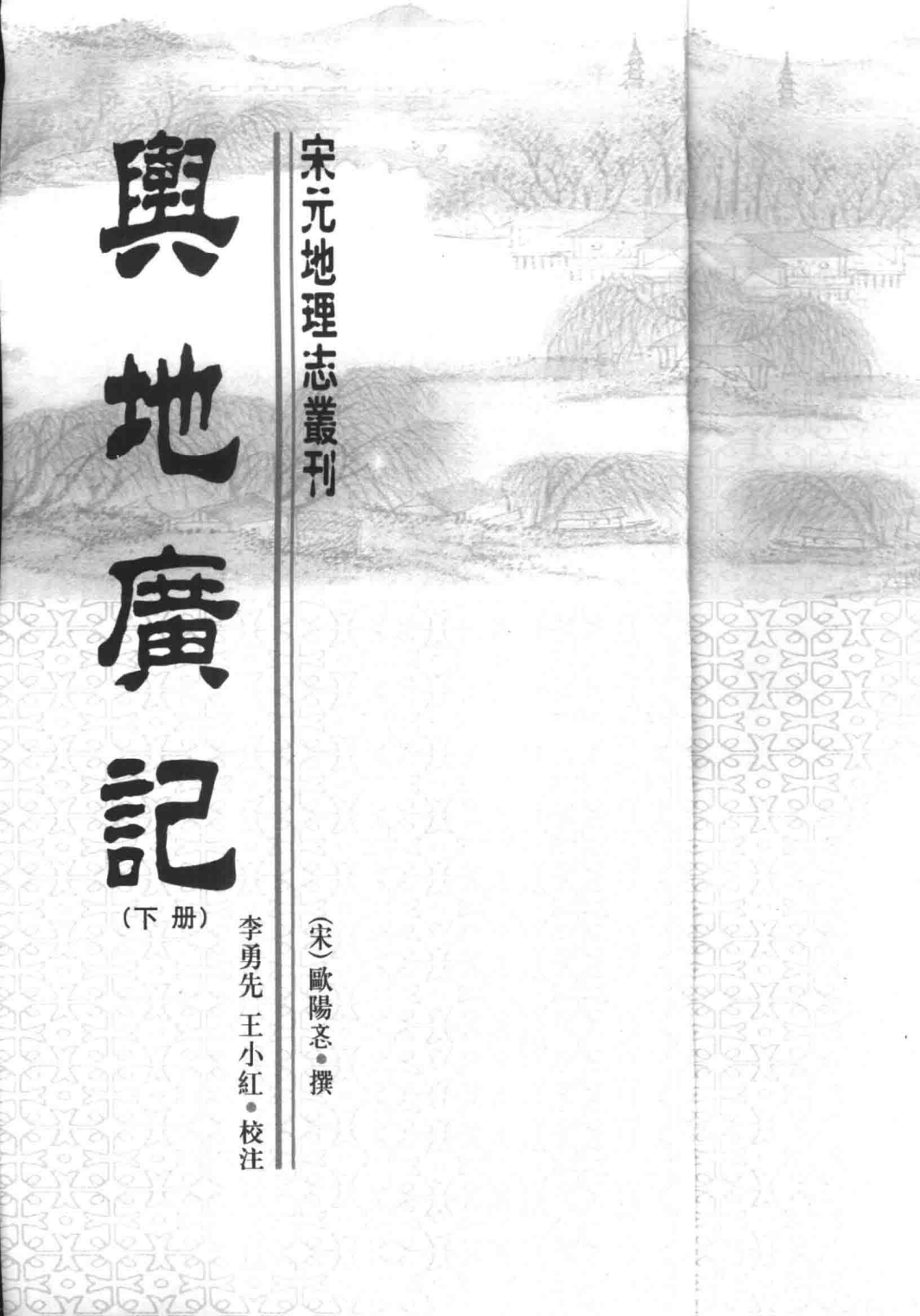
李勇先 王小紅 · 校注

宋元地理志叢刊

(宋)歐陽忞·撰



四川大學出版社



輿地廣記

(下冊)

宋元地理志叢刊

(宋)歐陽忞·撰

李勇先 王小紅·校注

責任編輯:梁 勝 楊 雯
責任校對:李 立
封面設計:劉梁偉
責任印制:李 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輿地廣記 / (宋) 歐陽忞著; 李勇先, 王小紅校注.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3.7
(宋元地理志叢刊)
ISBN 7-5614-2618-6

I. 輿... II. ①歐... ②李... ③王... III. 歷史地
理—中國—宋代 IV. K928.6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3) 第 054975 號

書名 輿地廣記

作 者 歐陽忞 著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印 刷 郫縣犀浦印刷廠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開 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 張 51.75
字 數 97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80.00 圓(上、下冊)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
聯系。電 話: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印刷廠調換。

◆網址:www.scupress.com.cn

前言

《輿地廣記》是宋代一部重要的歷史地理學著作。該書「自堯、舜以來至於今，爲書凡三十八篇，命之曰《輿地廣記》」^{〔一〕}。全書共三十八卷^{〔二〕}。該書自問世後，儘管南宋嘗刊行於世，但在當時并未產生多大影響，故未能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甚至連南宋人對該書作者歐陽忞是否有其人都產生過懷疑，更不用說對該書作進一步探究了。

一

關於《輿地廣記》一書的作者及其籍貫，歷來有不同說法。

- 〔一〕曝書亭藏宋刻初本吳門士禮居重雕本《輿地廣記》卷首歐陽忞《輿地廣記序》。
〔二〕《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鈔》誤作「三十卷」。

從作者《輿地廣記序》中可知，該書爲歐陽忞所撰。但到南宋時，著名學者晁公武在其所著《郡齋讀書志》中提出了懷疑，認爲歐陽忞實無其人，乃著書者「特假名以行其書也」^(一)。而南宋另一著名學者陳振孫則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爲歐陽忞實有其人，並從「行名皆連心字」推知歐陽忞乃歐陽修族孫^(二)，陳氏之說基本上爲後人所採用。一些學者還批駁了晁氏「假名」之說，認爲「此書非觸時忌，何必隱名，疑振孫之說爲是」^(三)。

按歐陽忞，史傳無考。南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王象之在《輿地紀勝》一書中大量引用《輿地廣記》，明確指出歐陽忞著有《輿地廣記》一書。如《輿地紀勝》卷三嘉興府沿革、卷四九黃州沿革、卷一七八思州沿革共三次提到「歐陽忞《輿地廣記》」。南宋人洪邁、王應麟、潛說友，宋末元初馬端臨等都認爲歐陽忞著有《輿地廣記》一書^(四)，可知歐陽忞爲該書作者無疑。又按《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除著錄有「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

〔一〕《郡齋讀書志》卷二下。

〔二〕《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

〔四〕見《容齋續筆》卷八、《玉海》卷一五、《咸淳臨安志》卷一六、《文獻通考》卷三三三。

八卷」外，還另有「歐陽忞《巨鼇記》五卷」^{〔二〕}，更可證明《輿地廣記》的作者爲歐陽忞。清乾隆年間著名藏書家孫星衍在其《平津館鑑藏記書籍補遺》中也說：「忞爲歐陽修從孫，《宋史·藝文志》有歐陽忞《巨鼇》五卷。晁氏《讀書志》謂無其人，乃著書者所假托，非也。」至於他書所引或作「歐陽志《輿地廣記》」^{〔三〕}、「歐陽元《輿地廣記》」^{〔三〕}，皆「歐陽忞《輿地廣記》」之誤。

關於歐陽忞的籍貫，目前有「廬陵郡」（即吉州）和「廣陵郡」（即揚州）兩種說法。宋人陳振孫認爲歐陽修廬陵郡人，忞爲修之族孫，故認爲歐陽忞也是該郡人。朱彝尊也認爲「忞爲廬陵族孫」^{〔四〕}，故爲廬陵人無疑。顧千里還進一步推知《輿地廣記》一書嘗刊刻於廬陵^{〔五〕}，而認爲歐陽忞是廣陵郡人的主要依據，是一些版本如四庫本所載歐陽忞自序

〔一〕按《通志·藝文略》卷四、《國史經籍志》卷三著錄有《巨鼇》六卷，未著撰人。

〔二〕《大事紀續編》卷三、《大清一統志》卷一〇九、卷三一四、《浙江通志》卷五、《水經注釋》卷八、《杜詩詳注》卷一〇。

〔三〕《大清一統志》卷一七。

〔四〕《曝書亭集》卷四四《輿地廣記跋》。

〔五〕《思適齋集》卷一四《跋季滄葦藏宋本輿地廣記後》。

作「廣陵歐陽忞序」，故以此認爲歐陽忞爲廣陵人。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者嘗加以辨析，認爲「此本有忞自序，乃自稱『廣陵』人，豈『廣』、『廬』字形相近傳寫致譌歟？」^(一)按今所見曝書亭藏宋刻初本吳門士禮居重雕本、《抱經樓藏書志》引《輿地廣記序》等皆作「廬陵」。《校勘輿地廣記札記》卷上云：「今案舊鈔本正作『廬』，不作『廣』，則陳振孫之言良是矣。」從上可知，歐陽忞當爲吉州廬陵郡人。

二

歐陽忞何時開始編撰《輿地廣記》一書，史籍無片言只語記載，大多認爲該書作於政和年間。如陳振孫云「政和中作」^(二)，王應麟也說「政和中歐陽忞撰」^(三)，後人皆承襲此說。如《禹貢錐指》卷九「政和中歐陽忞」著，《鄭堂讀書記補遺》、《堯圃藏書題跋》、

〔一〕《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

〔二〕《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三〕《玉海》卷一五。

《思適齋集》卷一四等皆認為「是書撰於北宋政和中」。《書傳會選》卷二認為歐陽忞「宋徽宗時撰《輿地廣記》，但沒有具體指明在徽宗朝什麼時候。今人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地方志目錄》也認為歐陽忞「宋政和間纂」有《輿地廣記》一書。

關於《輿地廣記》一書的撰述情況，歐陽忞在自序中已交待得很清楚。序中稱有感於歷世以來，更張改作，紛雜殽亂，先王之制，無一在者，「地理之書，卒然視之，漫不可省，雖深識博聞之君子，亦且以為病」，更不用說去深究其「是非之所在」。儘管地理之學「雖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但「自非專門名家而從事於此者其孰能知之」。於是立志要編撰一部「約而易操」的歷史地理學著作。歐陽忞從青年時代開始，「自少讀書」，即已「私嘗留意」於此，並廣泛搜集各種史籍並及時加以編撰，「凡自昔史官之作，與夫山經、地誌，旁見雜出，莫不入於其中，庶幾可以成一家之言，備職方之考，而非口傳耳受嘗試之說者也」^{〔一〕}。使讀是書者能了然於胸，「其所以處之，將必有道矣」。希望該書能廣傳於世，使「世之君子，其試以是觀之，必有能辨之者」。可見，歐陽忞為編著這部在心中醞釀已久的歷史地理學著作進行了長時間的準備，其編寫工作一直持續到宋徽宗政和年間。儘管無從

〔一〕 歐陽忞《輿地廣記自序》。

得知其撰述的起始年月，但可以肯定地說，在宋徽宗政和數年中，歐陽忞是不可能編出這部歷史地理學著作的，實際上早在徽宗政和以前，作者就已經開始了《輿地廣記》一書的編撰。

至於該書的成書年代，一般認為撰成於政和年間，如朱彝尊認為「書成於政和中」^{〔一〕}。作者自序落款為「政和 年三月日廬陵歐陽忞序」^{〔三〕}。可知該書在政和年間已基本編撰完畢。至於具體成書在政和某年，歐陽忞自序中未嘗說明，故引起後人猜測。清人黃丕烈認為：「歐陽忞序文中『和』下『年』上舊空二字。案政和八年十一月改元『重和』，則政和只應有單數，不得有言十之數。今空二格，蓋歐以干支紀年耳。本書三十一卷『叙州』下『遂寧軍』下沿革並及政和四年，則書成在四年後。政和四年為甲午，五年為乙未，六年為丙申，七年為丁酉，八年為戊戌，所空字當在此數年中矣。朱校作『十一』，誤。」^{〔三〕}。古人作序跋，時常用「干支」紀年，如《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序都是

〔一〕《曝書亭記》卷四四。

〔二〕《抱經樓藏書志》卷二四將政和某年補為政和十一年。

〔三〕《校勘輿地廣記札記》卷上。

如此。黃氏考證在政和四年至政和八年「數年中」，基本正確。不過黃氏所言卷三一「遂寧軍」實爲「長寧軍」之誤。按《輿地廣記》無遂寧軍，只有遂寧縣，遂寧縣下無政和四年政區沿革內容，而長寧軍下則有。該書敘述州縣沿革，已明確記載到了政和四年。如東、南、西、北四輔，《廣記》分別爲拱州、潁昌府、鄭州、開德府，對照《宋史》卷八五可知，這是政和四年改置後的四輔，與崇寧四年四輔（分別爲拱州、潁昌府、鄭州、澶州）名稱稍有不同。又如《廣記》卷三〇春祺縣、亨州、嘉會縣下皆云「皇朝政和四年置」，卷三二叙州、宜賓縣、長寧軍下亦云「政和四年改今名」或「政和四年改置」。可知該書最後沿革述至政和四年無疑。

但必須指出的是，今本《輿地廣記》仍有個別內容記載到了政和四年以後。

例一：《輿地廣記》卷二〇宿州靈璧縣，按《宋會要》云：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戶部言：「宿州零壁鎮在符離、蘄、虹三縣之中，盜賊轉徙，艱於迹捕，良民不得安業。欲乞將三縣近零壁鎮鄉管割隸本鎮，仍以本鎮爲縣。」是年便「以鎮陞爲縣，七月廢爲鎮，

七年二月復爲縣」^(一)。「靈」字舊爲「零」，「政和七年改「零」爲「靈」^(三)。可見該書記載的內容已至政和七年。

例二：《輿地廣記》卷七「襲慶府大都督府兗州」。按《宋會要》方域五之一：「襲慶府，舊兗州，唐泰寧軍節度，周降防禦，建隆元年復節度，大中祥符元年陞爲大都督府，政和八年陞爲襲慶府。」又按《宋會要》方域五之一六：「政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知梁山軍韓瑜奏：『考《通典》，元天大聖后夢感天人，誕育聖祖於壽丘，實今兗州。大中祥符間，改曲阜縣爲仙源，茲乃國家席慶福地，太宗始封此邦，聖祖真蔭，流光無極，乞陞兗州爲府，冠以美名。』詔陞爲襲慶府。」可知，該書記載的內容已至政和八年。按《輿地廣記》編撰體例，府、州之前皆注明郡望等級，如大都督府陝州、南輔潁昌府、次府鳳翔府、望青州等等，在州府及郡望等級之前不應再冠以府州名。而此處「兗州」之前冠有後來陞格的「襲慶府大都督府」，很顯然是後來添補上去的，而且添補的時間肯定在政和八年以後。

〔一〕《宋會要》方域六之一一。

〔三〕《宋會要》方域一二之一二。

例三：《輿地廣記》卷七「東平大都督府鄆州」。按《宋會要》方域五之一：「東平府，舊鄆州，宣和元年升爲東平府。」此處「鄆州」之前冠有後來升格的「東平大都督府」，當亦是後人添補上去的，而且添補的時間在宣和元年以後。

另外，南宋人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五二石泉軍沿革引《輿地廣記》云「石泉軍，同下州」，與今所見《輿地廣記》卷二九石泉縣繫於綿州之下不同。又按《宋會要》方域七之三：「石泉軍，政和七年以縣陞爲軍。」《輿地紀勝》以爲「政和八年置石泉軍，以縣爲名。」如果王象之徵引屬實的話，那麼他所見《輿地廣記》記載的內容仍及於政和八年。從上可知，《輿地廣記》最後沿革述至政和四年，個別內容記載已至政和八年。政和五年至政和八年之間該書已基本編撰完畢，而最後定稿當在宋徽宗宣和年間。

三

《輿地廣記》與以前和同時代的歷史地理學著作相比，在編撰體例上具有許多獨到之

處。該書前四卷首叙歷代疆域，提其綱要。「沿革離合，皆繫以今郡縣名」^{〔一〕}。五卷以後乃列宋郡縣名，「體例特爲清析」。其前代州邑宋代所不能有者，如燕、雲十六州之類，則附各道之末，名爲「化外州」，足資考證。該書「端委詳明，較易尋覽，亦興記中之佳本也」^{〔三〕}。清人朱彝尊也稱贊該書「其沿革有條有理，勝於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三〕}。

該書記述歷代地理沿革，要言不繁，條理清晰。其獨特、創新的編撰體例對後世歷史地理學著作的編撰產生了很大影響。如南宋王希先《皇朝郡縣志》一書的編撰體例就深受《輿地廣記》的影響。從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中可知，《皇朝郡縣志》「凡前代謂之譜，十六譜爲八十卷；本朝謂之志，爲一百二十卷。譜叙當時事實，而注以今之郡縣；志述今日疆理，而繫於古之州國。古今參考，譜志互見，地理學之詳明者莫過於此矣」^{〔四〕}。這種「古今參考、譜志互見」的編撰體例與歐陽忞《輿地廣記》「沿革離合，皆

〔一〕《郡齋讀書志》卷八。

〔二〕《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輿地廣記提要》。

〔三〕《曝書亭集》卷四四《輿地廣記跋》。

〔四〕《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繫以今郡縣名」是一脉相承的。可以這樣說，歐陽忞《輿地廣記》開創了與以前正史地理志和地理總志不同的獨特的編撰體例，其影響一直持續到清代，如「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皆仿其編例也」^{〔二〕}。

歐陽忞在編撰《輿地廣記》時，廣泛搜集歷代史書及山經地志，如《禹貢》、《春秋》、《左傳》、歷代正史、《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國朝會要》等等。作者在徵引各種文獻時，並不是盲目抄襲，而是有所選擇和考辨。茲略舉數例：

例一：卷七滕縣故國，「《漢地理志》云『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而《左傳》云『郕、雍、曹、滕，文之昭』也，恐《地理志》誤」。

例二：卷七楚丘縣云：「《水經》云『昔衛文公徙居，即此』，非也。按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丘在今澶之衛南，二邑相近，且不出邦域之內，宜文公之所徙也。今拱州楚丘在戎州之邑，迫近宋都，《春秋》所謂『戎伐凡伯示楚丘』是也，非衛之所遷也。然則今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而名之耳。」

〔二〕《稀見地方志提要》卷首。

例三：卷九胙城縣下云：「胙城，周公諸子所封。《左傳》富辰曰『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杜預注：『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而晉史《地理志》無此郡縣，豈永嘉喪亂簡編失亡故耶？」

例四：卷一一雞澤縣下云：「《春秋》襄三年『公會諸侯，同盟於雞澤』。漢爲曲梁縣地。隋開皇初置雞澤縣，屬洺州。大業初省入永年，唐武德四年復置。杜預注《左傳》云：『雞澤，在曲梁西南。』曲梁，今永年也。此縣在永年東北，疑非古雞澤地矣。」

例五：卷一四儒林縣云：「二漢圉陰縣地，屬西河郡。苻秦有驄馬城，土俗呼驄馬爲乞銀，因號乞銀谷。後周於是立銀州。隋開皇三年置儒林縣。大業初州廢，屬雕陰郡。唐復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圉水也。『圉』與『銀』音同，而《漢志》作『圉陰』。顏師古注云：『圉本作圖。縣在圖水之陰，因以爲名，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圉』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以此考之，則《九域圖》所載『乞銀』之說未可據也。」

例六：卷一六積石軍云：「有積石山，禹導河自此始。河水出崑崙，自古言者皆失其實，《禹本紀》、《山海經》、《水經》固以迂怪誕妄，而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亦爲臆說。騫使大夏，見葱嶺、於闐二河，合流注蒲昌海，其水亭居，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於積

石，爲中國河，此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河流通也。」

例七：卷二〇廣陵縣下云：「漢吳王濞所都，後爲江都廣陵國及郡治焉。魏文帝征吳，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歎曰：『天所以限南北也。』北齊置廣陵、江陽二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邗江，大業初改曰江陽，爲江都郡治，後省入江都。唐正觀十八年復置，與江都分治，後改曰廣陵。唐韓皋號知音，常論《廣陵散》，以爲王凌、毋丘儉、諸葛誕皆欲以揚州興兵，正復魏室，而不克，魏由是散亡。此說非也。凌等爲都督時，揚州治壽春，至隋始以廣陵爲揚州治，凌等起事與廣陵殊不相涉。」

例八：卷二九犍爲縣下云：「本武陽縣，後周置。隋開皇初改曰犍爲，屬戎州。唐上元元年來屬，其後遂以嘉州爲犍爲郡。按漢武帝開夜郎置犍爲郡，因山立名，初治犍縣，其地蓋在今瀘南徼外。後徙治犍道，今戎州是也。東漢及晉徙治武陽，今眉州、彭山是也。始雖因平夜郎以置犍爲，然郡之北境大半本巴蜀舊縣，如南安、武陽、牛鞞、資中、江陽、犍道是也。而漢史《地理志》夜郎縣乃屬牂柯郡，則知今嘉州非夜郎故也。夜郎蓋於今爲珍、播等州。人徒見嘉州號犍爲郡及領犍爲縣，遂以爲本夜郎國。杜佑述《通典》，亦承誤焉。郡之東山有大石雙峙，說者以爲唐蒙開夜郎立此石闕以表之，抑又妄矣。」

從上可見，歐陽忞在編撰《輿地廣記》時，並不是將歷代地理沿革史料拼湊在一起，